

泥塑之神手也

张充仁的艺术人生



陈耀王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花魁之神手也

卷之二 西遊記





张充仁之神

——
张充仁的艺术人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陈耀王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5321-2607-2

I.泥… II.陈… III.张充仁-生平事迹 IV.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194 号

责任编辑:俞雷庆

装帧设计:王志伟

泥塑之神手也

——张充仁的艺术人生

陈耀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0\frac{8}{9}$ 图文 190 面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册

ISBN 7-5321-2607-2/K·187 定价: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855582

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

张充仁是中国西洋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杰出的西洋画家，
他是卓越的、爱国的艺术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
他曾帮助埃尔热创作《丁丁在远东》，
在法语系国家中约有十亿人通过“丁丁”认识他，
张充仁的大名在欧洲妇孺皆知，并影响了几代人。
他为冯玉祥、马相伯、司徒雷登、齐白石塑像，
也为邓小平、聂耳、埃尔热、密特朗、德彪西塑像，
他塑的像矗立在上海街头、布鲁塞尔百年宫顶，保存在爱丽舍宫……
他为自己塑的手和罗丹、毕加索的手并列在法国艺术收藏馆中。
张充仁先生勤奋敬业，诚恳待人，情操高洁，桃李满天下，
他以中国人而自豪，也为祖国争了光！

艺术的使命

张充仁

文字、音乐、绘画、雕刻，都是语言的一种。它们传述事迹，舒展情感，是演进文化的利器，人类从开智能以来一切思潮的动态，都可以在艺术品上追寻它们的踪迹。所以文艺是历史的考证，文字，音乐，绘画，雕刻，各有各的技巧，各有各的表演方法，所取的材料，所说的方面，也各显其长。有绘画雕刻等形象艺术，所说不尽的细节，在文字上说得千篇万卷地详尽周到，有形象艺术上直接表达不出来的情感，音乐上抑扬顿挫，婉转曲折，不可捉摸地舒展自如，引人入胜。

然而就因为文字讲述需要相当的篇幅，不能立时醒目，音乐抽象要有相当的体会力，方能了解它底蓄意，所以有不得不借重形象艺术底地方，是因为它们底表演直接而醒目，像浅显的图画，可以使文盲一目了然。所以俄国底革命，宣传画收了很伟大的成效，欧西人民景仰贤哲和审美观念底提高，得力于公园或街头的贤哲雕像不少，妇女们提携着孩儿散步公园，小学生们从学校来回，无意中就处处碰到先贤先哲底造像，引起他们羡慕底机会，“这是某学者的造像，他作了许多名著，发现了某种学理，为人类谋幸福，那是某几个义士的造像，他们就为了本城居民在某次战争中殉难，多么义烈多么伟大！”孩儿们就从小有向上的心理，直接影响到社会。

形象艺术的动人直接而醒目，清史稿列传有云：“福成、庶昌诸人并娴文学，各有著述，讨论修饰，皆美使才也。”薛福成使欧，颇为形象艺术所感动，于是有《巴黎油画馆记》的写述。他在那篇记里先记蜡人馆底塑像，后述油画馆，在油画里描摹精致，他景仰叹赏法兰西民族的如何悲壮伟大，其实他所参观的普法之战的油画图室，不在巴黎，而在比国的滑铁卢，他当初或者因为语言文字的缠误把滑铁卢当作巴黎，可以想见他因为文字语言不同的关系，未必明了普法战争底细底，在音乐上他也未必体会到法国民族底悲壮伟大，而在绘画上就能使他豁然贯通。西人的对于我国，在认识中国文字和语言之前，先给他们同情而受到印象底，也无非是形象艺术。

欧西诸文明国家对于美术品底罗致，陈列馆底遍设，不惜物力，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那样才可使人民于休暇假日，入陈列馆浏览欣赏，无意中吸收很多的知识。所以陈列馆走一趟，可以领略到历代人民底思想，政治，社会，和一切生活状态，胜读十年书，美术陈列馆是民众教育的宝库。

艺术底表演，全与作者所处底环境和他本身底品性有密切的关系，假使身为艺术家，而为了私欲底不知足，日耽于舞场歌榭，装起假面具，把整个的时间和精神去逢迎贵显，那么虽有技术，也终归于荒疏退步，结果在作品底色调里笔触间，为着迎合人家底心理，勉强做作敷衍，是必然流露而不自觉的，甚或取材方面构图方面，故意装古作怪，以欺门外汉。这一类底作品，是谈不到思想和情趣的，即使博得市侩一时的捧场，实际上无补于社会的。

所谓艺术，就是外表美而动人的，内容真实的，同时裨益于人群的。作品底美不美，以技巧成熟与否为条件，要内容真实，必须作者本人具有高洁的人格，真诚的心地，光明磊落，毫无成见，不为逸欲所蔽，以冷静的眼光，作忠实的描写，天才的润泽，这样底艺术品，方足为时代底先导，文化底光芒，历史底佐证。

摘自丁光燮 风景画展特刊 1939年



目 录

序 / 陈鹏举	5
引 言	7
一 童年时代	13
二 学徒生涯	17
三 涉足社会	27
四 茫茫旅途	41
五 皇家美院	51
六 见陆征祥	65
七 和埃尔热	77
八 充仁画室	89
九 文革期间	121
十 重返欧洲	135
十一 再度辉煌	147
十二 情归祖国	165
附 录	
艺术的使命 / 张充仁	3
张充仁年谱	177
充仁画室同学名录	185
上海美专雕塑系本科班同学录	185
后 记	186
参考文献	188



陈鹏举

序

张充仁是中国 20 世纪的艺术巨匠之一。张充仁又是被中国 20 世纪艺术史遗忘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被记起过的一位艺术巨匠。这景象的出现，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张充仁是西洋雕塑的巨匠。20 世纪的中国艺术巨匠的艺术特征是创造性地传承中国艺术传统，并因海禁大开，而拥有中西蹈厉、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而张充仁，是一个以纯粹的西洋雕塑为主要成就的艺术巨匠，他是被西方世界公认的罗丹的再传弟子和真正的继承者。在他二十多岁求学比利时皇家美院的时候，便以一个异国人的身份，更无前例地为布鲁塞尔百年宫顶雕刻了人体杰作，百年宫顶共有四个人体雕塑，张充仁雕刻了其中之一。这是西方世界给予中国人的非凡荣誉。之后当他垂暮之年，重返欧洲的时候，欧洲的雕塑早已走过了罗丹，张充仁似乎是以一个过时的雕塑家重新到达欧洲的，可就是这个似乎过时了的雕塑家，让西方世界重新见到了自己光荣的过去，重新明白了艺术从来就不会过时，真正的艺术超越时空。然而张充仁是中国人，他的西洋雕塑在他年轻时代雕塑了齐白石、冯玉祥、于右任、马相伯和司徒雷登的时候，曾经震惊了中国，然而属于中国的时间，很快洗涤了这种震惊。张充仁曾有过机会继续他带来的震惊，就像刘开渠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型青铜人体群雕，受到当时的陈毅市长的激赏，被确认将永远守望在黄浦江畔。可惜当时百废待兴，哪来那么多的青铜呵，黄浦江终于流走了有关张充仁的记忆。数十年后张充仁虽然在上海街头留下了聂耳这位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的雕像，可张充仁到底没有被属

于中国的时间记住。还有的原因就是，张充仁仅是个西洋雕塑家，他除了雕塑，几乎什么也不是。虽然这个个头矮小的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看来是个巨人；虽然他的内心感觉着自己是个可以骄傲的中国人，可惜，中国人并不知道，特别在中国人远离西洋雕塑的时段里，张充仁怎么能让人记起呢？

我在二十余年前，认识了张充仁。而且张充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20世纪的艺术巨匠。最初见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他上海的流寓，黄昏的天光，射进他二楼的房间，一个老人在逆光中，低头改他的稿件。我在我编的《解放日报》“朝花”版上，刊他的艺术评论，还有介绍他雕塑的齐白石、于右任、马相伯、司徒雷登的一组图文，这让当时《解放日报》的几位总编又惊又喜。应该说明的是这几位总编是真正的文化人和学者，而就是他们甚至也不知道张充仁。那时正好是张充仁画室五十周年，有个纪念会，几位总编都应邀出席了。之后，就是张充仁接到了埃尔热的信，要他重返欧洲。一些年后，上海要重建上海解放纪念碑，我曾上书讲到了当年陈毅市长审定的张充仁的青铜群雕方案，未果。之后我在《解放日报》一篇署名文章《上海城雕需要杰作》中提到了张充仁的《聂耳》，我认为在上海不留一件张充仁的雕塑从何说起？当时的上海城雕委员会主任丁锡满，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后在他的主持下，这事终成正果。要说明的还有丁锡满，原先《解放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当年是带教我的老师。

无意之间，张充仁过去一些年了。我的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俞雷庆对我说，有个作者叫陈耀王，写了一部有关张充仁的传记，并说他们两人都希望我能写序。这让我生出了感动。因为名利汹汹的时分，谁还把香烧在了冷庙里呢？陈耀王，一个书生呵，原全国畜牧扶贫专家顾问组的副组长，一个搞生化食品的科学家，他是把张充仁作为一个课题在研究，在写了。他说他文笔不好，可他在写的时候，不时流泪了，我看了他的大作，我也不时流泪了。我对他说，天下有什么文字最好呢？就是让自己让别人流泪的文字。一个让人流泪的有关人的故事，还需要形容词、需要所谓的描写、润色吗？我甚至庆幸张充仁的传记是由一个所谓的文学槛外人写的，因为一个美好的人不需要化妆，让他站出来就行了。也许，西洋雕塑，在中国人心中不长久。也许过时了的西洋雕塑，换不来现代的掌声和感动。然而，当你看了这部书，当你了解了张充仁雕塑的他自己的手，在法国国家艺术收藏馆，和罗丹、毕加索的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其实，张充仁已经在世界的心中开始了永远，张充仁的中国之手，其实已经在全世界拍响了中国的掌声。

20世纪，中国诞生了张充仁。

21世纪，乃至永远，中国没有理由不记住张充仁。

2003年5月3日于上海

引言



徐光启先贤墓徐汇
(陈耀王摄)

在上海的西南面有黄浦江的两条支流——肇嘉浜和法华泾在此交汇，其交汇处的南面就是明末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的故乡。

徐氏经科举进仕，他对释道两教均有钻研，并深究宋明理学。17世纪初，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识，他们合作翻译了数学、天文、地理、水利等卷籍，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并皈依了天主教。徐光启在当地建立了农庄，躬行实践，著书立说，传布西方文明。随着徐氏子孙在此两河交汇之处的逐渐繁衍和发展，这里后来就被称为徐家汇。1843年上海宣布开埠后，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沪渎从原来不起眼的渔村荻港，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大都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也在这个年代，在徐家汇南面的肇嘉浜沿岸一带，因疏浚河道，堆泥成山，积在湾处，得名为“土山湾”。



土山湾的图画馆

在徐家汇周围形成了以土山湾为中心的约四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个方圆内，陆续兴建了天主教堂、修道院、圣母院、天文台、博物馆、藏书楼、图画馆和印书馆，乃至育婴堂、孤儿院、小学、中学、大学等一套完整的宗教文化设施，成为当时亚洲最密集、最多元化及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重心。这里荟萃了大批中西文化精英，随着欧风东渐和中西文化在此的相遇相契、融通和互补，徐家汇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汇合点。到上世纪初，它已发展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对外传布的辐射点。

1852年西班牙籍传教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 1817—1856），在徐家汇的土山湾创建了绘画工作室。范氏出生于西班牙的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雕塑家，子承父业，他年轻时曾在罗马学习艺术，后进入耶稣会修道院成为一名辅理修士（俗称相公）。1847年被派到上海，先后负责董家渡天主堂和徐家汇天主堂的设计和施工。1852年他把徐家汇的工作室扩展，兼作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传授素描和雕塑技艺，同时他还请来了意大利籍的马义谷神父（Nicolas Massa, 1815—1876）来帮助教授油画技法。1856年范廷佐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马神父临时主持绘画室工作。到1864年教会决定将土山湾的土山削平，就在土山的遗址上建造起面积宽阔、规模甚大的孤儿院。土山古迹虽已消失，但土山湾的地名却一直流传了近百年。就在这一年由范相公创建的绘画工作室，正式扩建为土山湾圣路加图画馆，由范

廷佐的大弟子浦东人陆伯都修士（1836—1880）继承范相公衣钵，任画馆的首任主持，担负起收徒传艺的重任。陆相公为画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体弱多病，自1869年起，就由他的学生和助手刘必振修士代理主持画馆的日常工作。1880年陆伯都相公因肺病逝世，刘必振正式上任，执掌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四十年，也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刘必振修士（1841—1912）字德斋，号竹悟书屋侍者，江苏常熟人，在徐汇公学毕业后，随陆伯都相公学画。他先学中国画，后学西洋画，在画西洋画时，着意保存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技法，他画的水彩风景画曾名重一时。

土山湾孤儿院专收流离失所的6至10岁的孤儿，“衣之食之”，让他们先学写字、国文、算术和天主教教义等基础知识，约四年后，学生长到13岁左右，再“教以工艺美术”，开始时先学炭笔素描，以后再学水彩、油画、雕塑，也包括印刷、装订、金工、玻璃、照相制版等。孤儿略大，能自食其力后，“或留堂工作，或出外谋生，悉听自便”（摘自《徐汇记略》）。孤儿出院时年仅十余岁，“出外谋生”不易，故大多“留堂工作”。教会在1864年创立孤儿院的同时，还创办了土山湾工艺品厂，内设绘画、雕塑、印刷、木刻、金工等工种，每个工种都有自己的工场，包括图画间、印刷所、木工和金工工场等，由中外传教士继续传授相关技艺。其中以图画间最为著名，后人都习惯称“土山湾画馆”，当时由范廷佐修士的大弟子陆伯都相公负责；1869年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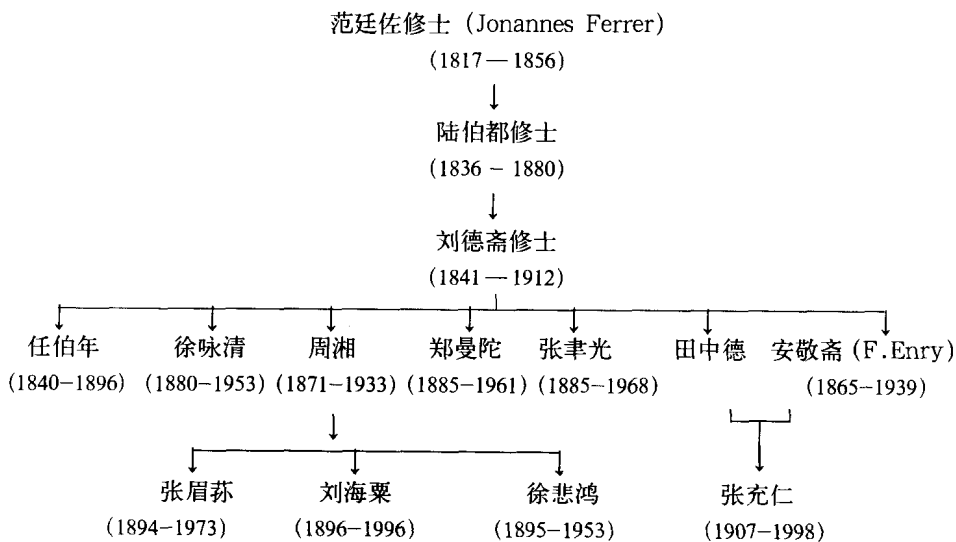
刘德斋相公七十寿诞和土山湾画馆学生摄于1912年，选自《沪读旧影》

实际上由刘德斋相公主持日常工作。这些相公和神父一样，都是终身不结婚的，这在客观上使他们能更专心致志于事业。刘相公对有艺术天分的青少年，更是刻意栽培，进一步传授绘画技艺，让他们临摹欧洲大师的名作，甚至学习印刷他们的画作。上世纪初，天主教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马相伯老人出资扩建孤儿院学校，刘德斋修士还兼任该校的图书馆主任。刘相公培养了清末民初沪上一批著名的西洋画家，如被喻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的徐咏清（1880—1953），他曾经出版过中国最早的水彩画教学课本《中小学图画临摹本》与《水彩画风景写生法》。还有一位著名的学生周湘（1871—1933）则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旅居法国等地十年，研习西画；回国后于1908年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布景画传习所”。该校虽然以画照相背景为主，但学习的科目涵括炭笔画、水彩画、油画、雕刻与书法。该所培养了刘海粟（1896—1996）与张眉荪（1894—1973）等著名学生。周湘随后在1911年设立“上海油画院”，徐悲鸿（1895—1953）、陈抱一艺术大家，当时就在那里学习过西洋画。土山湾图画馆的刘德斋相公还培养了曾任上海图画美术院院长的张聿光（1885—1968）和教务长丁悚（1891—1972）、创始擦笔水彩画月份牌的郑曼陀（1885—1961）、杭稚英（1900—1947），还有艺术教育家田中德修士和爱尔兰籍的安敬斋修士（F. Enry, 1865—1939），安敬斋修士不仅工绘画，还是远东照相制版的第一人；而被誉为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1840—1896），也是通过刘德斋接触到西洋画的。任伯年在刘相公的影响下，学习素描、掌握西洋画的明暗、透视等技法，任氏使用3B铅笔，并养成铅笔速写的习惯，均来自刘德斋的传授。刘相公也带领画馆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并画有国画白描圣像，以中堂形式挂于堂中。刘德斋在培养艺术人才和中西画艺交融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1852年范廷佐修士在徐家汇建立绘画工作室，并扩展为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起，到1864年正式扩大成土山湾画馆，由陆伯都修士接任主持，意味着中国最早传授西洋美术的学校，在19世纪中下叶已经在上海徐家汇出现，而画馆中的学生也成为我国第一批系统掌握西洋绘画技法的中国人。在土山湾画馆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中，的确为培养绘画人才和实现中西方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事隔三十多年后，徐悲鸿成为我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于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回顾中国的西画运动，对土山湾画馆作了这样的评价：“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就在这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中，刘德斋相公培养的得意门生田中德校长和安敬斋修士，他们继承培养了弟子张充仁（1907—1998）；而张充仁也就在这浓浓的西洋宗教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从一个工匠人家庭出来，到土山湾孤儿院寄读、教会小学学习、随安敬斋修士当学徒，到画刊编辑、到出洋留学……这样一步一步逐渐成长起来。

张充仁在国内的师承及同辈的关系





醒悟 白石膏浮雕 1933年作于比京皇家美术学院。因感于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头睡狮，当它醒来时大地将为之颤抖

一 童年时代



徐家汇圣依纳爵
大教堂 (陈耀王摄)

张充仁祖籍江苏松江(现属上海松江区),祖父时迁至上海县七宝镇喻家巷(今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联明村)。他家世代行医,悬壶济世,到他祖父时家道中落。父亲张少圃是木雕艺人,专门雕刻当时在建筑装饰上盛行的花板图案和人像,他心灵手巧,善于学习。曾经学过点西洋画,有相当好的素描基础,也能替人家画些肖像画。为了谋求出路,他来到了离祖居十公里外的徐家汇。

徐家汇在上海的西南部,离市中心约八公里,当时附近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在徐家汇中心这块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建立起一批宏伟的宗教文化设施,是当时亚洲最密集、最有影响力的天主教文化重心,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融的汇合点和近代西方文化对外传布的辐射点。张少圃家世代笃信天主教,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到徐家汇不仅找到了工作,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年轻、善良、秀外慧中、信